

续资治通鉴长编

統治通鑑長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一

徽宗

宣和二年十月

案續資治通鑑宋史本紀十朝綱要已竝十月係戊辰朔四史朔閏考同

已尙書省言契勘州縣武學已罷外願入京武學人乞

依元豐法試補入學舉試人舊制係與武舉外舍人類

試取一百人同上舍生發解緣科舉已罷今此倣新舊

法令尙書省於大比前二年春季檢舉降敕下兵部依

元豐法奏舉其被舉人限當年冬季到闕與免試補試

入學充外舍生依與校定人赴次年公試其考選升補

推恩並依大觀武學法從之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

州縣

武學既

罷有願

隸京城

武學者請用元豐法補試

宋史選舉志云尙書省言

舊制不入學而從保舉以試者附試武學外舍通取

一百人偕上舍生發解今既罷科舉請依元豐法奏舉

終集闕下免試補外舍生赴次年公試其奏選升補推

恩依大觀法十朝綱要
癸未罷諸路武士敎諭

癸巳詔僧尼昨改德士女德日有未曾批改度牒人特與放罪許依近降指揮改換新式度牒詔外路僧尼復用鐃鉗令於在京官司收買

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方臘反

丁酉睦州青谿縣有洞曰幫源廣深約四十餘里羣不逞往往囊橐其閒方臘者因以妖賊誘之凶黨稍集是月丙子殺里正方有常縱火大掠還處幫源遣其黨四出侵擾鼓扇星雲神怪之說以眩惑眾聽從之幾萬人

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方臘反
睦州青谿縣有洞曰幫源廣四十里羣不逞往往囊橐其閒臘家有漆園時造作局多科須而兩浙苦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哨眾至數萬人遂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殺官兵千人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有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初臘之亂王黼方鏞張太平惡聞有外寇至且峻責浙西提刑張苑勿張皇生事賊遂不

可至三年正月賊入杭乃改譚稹爲兩浙制置使以留
輦爲江浙淮南宣撫討方臘時北征事起陝西勁兵
路有不與餘軍約會於睦歙閒包幫源洞裏表裏夾攻至劉盡
下盡發以往上微行送之握貫手曰東南事勁兵
級鎮亦如之擒方臘竝其親屬僞相侯王共三十五萬人
奏捷於朝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一百餘萬人
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臘至八月始伏誅尋獲
浙淮南等路改睦歙二州爲嚴州徽州方勺青谿縣竭村居人方臘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谿縣竭村居人方臘
惑眾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卽鋤治臘人方臘
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
胄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
致欲盡殺乃已故賊得脅虜良民爲兵事葉居中凡六等公左
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
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元平之故梓桐相傳有
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
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谿爲睦
源等號山谷幽僻大邑梓子稱陷數能民無改道寇赦王九千二百
是鎮付多童不有桐感基文青萬招居甲元以軌江師人餘十鎮兩汝聚貫進

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城
旦焚蕩無一存者羣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
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
往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微利渠魁
授首閒所掠婦女自洞逃出俾而雉經於林中者由
岳榴樹嶺一帶凡入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湯
服又云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臨谿顧影自見其冠
如王者由此自負遂託左道以惑眾縣境梓桐幫源會
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松杉之饒商
納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卹
終飲酒少之尤者百餘人發饑商幫源會
鞭笞歲數行蹕起日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
侵餘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
應此歲悔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
供應此歲悔則使子弟應之仇讐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
然侮則使子弟應之仇讐於汝甘乎皆曰不以富實反見之
夫天生蒸民賴爲命者漆楮繁重官吏侵漁農桑如是
人之外歲賂溫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是
費血之外歲賂西北二國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
國得此益輕中國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子糜天銖足以安至見之

責
追局移已方在朱貪方不生出足半未糜萬弗方事齷惟子不至
及師調大響勵吏孰能內東慮年能之眾堪爲一邪命凍敢
幫御南習震應爲耳不爲變南也不決延可諸意切佞臘餒廢
源前下待時數名諸斂之二我況可策滯集君東弗之日求宰
洞綱臘命朝日見君祚謀國旣西是發一守若南郵徒三
賊運不適廷有官其來也聞據北我兵兩臣能之也但十日以
尙并虞聞方眾吏籌朝我之有二起計月間仗民在知年飽爲
二木如臘約十八之十但亦江國兵其江之義苦外以來食安
十石是起女萬使皆年盡將表歲已遷南固而於監聲元不邊
餘采速遂眞遂人曰之江乘必幣首延列將起剝司色老可之
萬色也以夾連皆善閒而機將百尾集郡招四削牧土舊得長
與等貫童攻陷殺遂終守而酷萬期議可徯方久守木臣諸策
官場至貫契郡之部當輕入取朝月亦一商必矣亦淫貶君也
軍前蘇爲丹縣民署混徭腹於廷矣須鼓議聞近皆盡死以獨
力至州江取數方其一薄背中軍此月下未風歲貪上殆爲吾
戰秀始淮燕十苦眾矣賦受原國時餘也便響花鄙心盡何民
三而州承荆雲眾於干不以敵中經當調朝申應石成耳當如終
敗累詔浙地殆侵餘然寬雖原費已習廷奏旬之風朝軸皆歲
深敗罷宣兵百漁人徒民有不千大兵得我日擾不廷者憤勤
據賊造撫食萬果以死力伊堪萬定食報以之尤以大皆憤動
巖鋒作使皆四所誅於四呂必多無非亦計閒所地政齷曰妻

此經見繙化以皆以燕則問於先之時人所藉復昔其格潛穴解如我錢旦是館助祭以衣尸不亂事雖以爲支日黨殺行爲釋是爲以望誘穀積厚布履旁會其者不致恢向之皆數谿俗法邪時人惑焉微葬囊遂其賓徒益知是復非十潰十谷訛平道納出其凡以自盛亦一客處眾情者之臘一前人問諸以等故於四眾物至能尸去問死處始亦誰資之矣後擒野將魔無不魔十其用於積焉之曰則相自流歟亦耗迨所臘婦莫爲有事王九魁之小財云以來袒煽福遠又未亂建戕以得知麻高神歲錢謂無康也事至時葬而建方云可江炎人出徑所謂下佛獲於之間矣又後於有方起流財喫知淮南命遂卽入其則但不魔魔謂凡始至盡冠斂聞至產榮也二渡數併挺韓魁以拜貲公王爲出投富乃否盡其溫半事噫浙經百取身斬爲無日云處右一人其小日則飾法州給魔臘公費萬曆直王麻字月亦燒者家經黨人來答衣斷遂告法之私多江妻前世黃連以誦香謂故過有無時曰冠葷及人禁耗充端南子度忠或上爲金魔之有不甚識何無其酒二餘甚亂實愈由符險時云句真剛母魔無必貧不有遂徒不浙皆嚴可南益是印數爲易大佛經則母礙相者知日去使事睦沒有哀渡窮凋及重王魔抵其取聚各被識眾絕有其二神州官犯也後困瘵方搏淵王多說以所有之黨率酒包冠人佛方而者已或不肥其裨之如不色得誘說人財肉衣次坐祖臘近家然可可復等穴將

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必勤鞠久不能得。或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爲決名也。其獄非是而置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釋氏，故苦若殺如不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多者則可成株，惡者則不可成株。羊角其閒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能言。遂舉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罕有告者。以先喪葬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害。尤憎惡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也。必協力同心，以成株。據此作亂，連陷州郡三年，韓世忠擊之，皆落桐谿洞中。宋輿紀以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世忠潛行忠源洞，宋輿紀以爲梓桐幫源洞，皆落桐谿洞中。敗宣紀以爲梓桐作亂，兩浙將里山洞，皆落桐谿洞中。

蔡山谷之和二賊，挺身深年賊洞縣西，據其巖方臘穴，爲三窟，以出賊平改今名，相近爲梓桐幫源洞，皆落桐谿洞中。又云重坑山在縣東八十里，山前後故地，民意皆疑吝，以南朝無

死於息坑，卽此敗云。蔡遵等討之，卽息坑也。宋史清谿縣境有梓桐幫源洞，皆落桐谿洞中。又云重坑山在縣東八十里，山前後故地，民意皆疑吝，以南朝無

十月，永馬政等達來流河虜帳前，留月餘議論，不決。虜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後故地，民意皆疑吝，以南朝無

兵武之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且北朝所以
雄盛之邁古者緣得漢地燕人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
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無以臨制南方坐受其敝
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幣帛
不厚我懼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
必跨海講好俟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爲鄰至時以兵
壓境更南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議未遲惟黏罕云南朝
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彊大如此未可輕之當
且良圖少留人使阿骨打遂將馬擴遠行射獵每晨阿
骨打坐一虎皮雪上縱騎打圍嘗曰此吾國中最樂事
也旣還令諸酋具飲食遞邀南使十餘日始草國書差
大使曷魯副使大迪烏與馬政等來回聘書中大略云

前日趙良嗣等回許燕京東路州鎮已載國書若不夾攻應難已許今若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收取若果難

意爲報示

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原注

此據金盟本末潤之封氏編年同此但以十一月末爲十月二十九日

丙申旣有的日恐封氏得之今改十一月末作十月末

仍竝附初遣時趙良嗣總錄亦云十一月當考

阿骨打與馬政等議論初不

認事目內已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新營

案不係新營北盟會編作不係燕京所管

政等不能對或謂趙良嗣鄉云阿

骨打已許西京蓋良嗣首誑朝廷實爲禍本云

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四十
原注趙良嗣奉使總錄云十一月馬政至女

以書授之及出事目阿骨打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詳及言真

平灤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初傳言之詳

平州元係燕地對以唯唯女真初欲絕好然亦欲自接良嗣爲姦也不表而此可見良嗣爲姦也

案畢氏通鑑考

於中國乃遣曷魯大使烏賚國書與政皆來接良嗣爲姦也不表而出之今追見此案畢氏通鑑考

詔旨等何故不表而出之今追見此案畢氏通鑑考

云趙良嗣金主已許西京等語出其所自撰奉使總錄異知所通及言真

聞有武與自少邊更好盟滅削古備還以燕之二達類以金而主不認本
教兼藝某序留若展在設契兼者止山唯京阿十金九月上
諭深果竝曰人無提我若丹退緣以前唯所骨九主致認未
兵文如轡阿使兵封俟我盡守得已山遂管打日阿女至
書墨何令骨不力又平欲有五漢與後留政不丙骨真事使妄求爲
及文某譯打妨安何契南其關地契故之不認寅打帳前議與國
第有答者一阿能不丹拓地之漢丹地帳知所馬前議與中國分
莫精以相日骨立可仍土則地民銀故前元許政前議與中國分
聯曉南謂集打國徐據疆南以也民意餘言京女真不
會兵朝日眾遂疆議燕彼朝臨今坐皆議之之食皆
弓務大我酋將大未地以何制一邀皆議之之食皆
馬者國聞豪馬如遲與何敢南旦漢疑論詳語以決
否初文南出擴此惟宋力不方割地吝不及且國云地本乎或
某不武朝荒隨未黏爲拒奉坐還且以決平言書云及歲此
答一常人漠行可罕鄰我我受南北爲女州平授北王云
以槩分止打射輕云至又幣其朝朝南真元灤之盟賜說此
我言兩會圍獵之南時何帛敝不所朝以係營及會十得良采
舉也階文射馬當朝以必不若惟以無朝燕三出編月之嗣入
進粘然章猶擴且四兵跨厚我國雄兵廷地州事十馬治實長
士罕而不粘茅良面壓海我將勢盛武欲但不目一政迹爲編
取云武會罕齋圖被境講歡來微過之全對係示月等統姦今

此且皆大南餘此骨復須箕起隊兩右木旦以薄纏饗多狐野
骨壽劖曰稱夫夫人者打設皮作徐進約三四十里得迎射行兩翼騎兵視旗進趨凡野獸自去
打杖此臣夫人者赴獵嘗言我國中最有樂或生纏引酒一兩杯盡斃之阿骨打止宿阿骨打
云於國誅有次於凌晨出館時適諸郎君家各具酒設其行軍布陣大概出阿骨打漸促
我主殺詔耶撫上人設金帳前近行五里阿骨打與其妻召
自及之各跪不傳畢止阿骨打親酌二杯酬南使奢南使以
祖傳杯於國主酬酌之次令南天爲獻

得箇屋子冬煖夏涼更不必修宮殿勞費百姓也
使勿笑當時已將上京掠到大遼樂工列於屋外奏曲
薦觴於左右親近郎君輩玩狎悅樂獨阿骨打不以爲
意殊如不間宴畢令南使往黏罕家議事畢遣使隨馬

來政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又梁師成累遷河東節度拜太尉時上留意禮樂符
瑞事師成善於逢迎凡御筆號令皆師成主之多擇
善書吏習倣奎畫外庭莫能辨王黼傳梁師成與黼連
熏灼嗜進者皆出其門自稱蘇軾出子因訴於上
牆穿便門往來黼以父事之每折節必稱爲恩府先
生梁師成傳王安中爲翰林每草師成啟事云始童貫
裏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相上師成亦以爲蘇軾出子至訴於
宗曰先臣何罪先是天下禁誦賦文章其尺牘在人
間者皆藏去至是始復出鐵圍山叢談童貫彪形燕人
領亦略有髭瞻視炯炯不類宦入項下一鬚髮與目中晴
鐵王黼美丰姿極便辟面如傅粉然鬚髮與目中晴
色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大抵皆人妖也吾譏黼
於未得時魯公獨忽之後常有愧色於吾黼始因
丞相執中進後改事鄭丞相居中然黼首恃奧援父
事宦官梁師成蓋已不能遏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

宣和閒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可當行辭
因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爲此辭蓋須焚黃耳聞者莫
不大笑陳極通鑑師成以翰墨爲己任四方雋秀名
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汙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
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
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
子亦詔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

十一月戊戌朔方臘僭號

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八又卷百四十一原注蔡條史補云

睦賊方十三攻陷六州三十九縣童貫因命其屬董耘
作手詔稱爲御筆四散榜文幾若罪已然且曰自今花
石更不取人情大悅方寇亦用是無辭後遂擒破三年
之秋貫平方臘而歸云云及睹罷花石之詔上大不悅
甚云云而貫見應奉司取花石復如故又對上歎曰東
南人家飯鍋子未穩在復作此邪上爲怒故貫雖以功
遷太師遂復致仕而董耘卽得罪矣案陳極通鑑係十月事

方臘改元號永樂以

其月爲正月

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

乙丑正月

天祐開泰長教信聖姑綱改始
郡無狀故也實錄天祐開泰長教信聖姑綱改始

睦州

案曾友蘊據十朝綱要泊毛留

孝蘊此云知青州改知睦州諸史尤以爲青

州

改知杭州

初七日天章閣待制

移知歙州又

通

移

知

歙州

改

知

睦州

諸史尤以爲青

州

改

知

睦州

俱

其說不同

杭州

初七日天章閣待制

移

知

歙州

又

通

移

知

歙州

改

知

睦州

諸史尤以爲青

州

改

知

睦州

專一管句措置捕捉青谿羣賊

案方勺

宅編

青谿

寇軌宋史俱

果之擾王黼曰此太平末事不足罷言者謂深使曹花

寇軌並云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

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毒齊濟濮間有旨移知

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又

云青谿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繁紜兩旁峭壁萬仞僅通

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

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下

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辭移屯山谷

遂陷宋史孝蘊傳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谿孝州

蘊約敕郡內無得得奔擾分兵守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

以安會移青州旣行而歙陷道改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旣克復軍士多殺功

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

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旣克復軍士多殺功

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

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旣克復軍士多殺功

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

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旣克復軍士多殺功

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

丙寅方臘陷青谿縣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案九朝編

又如龍圖閣直學士

進顯

謨閣

直學士

士

誅伏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余深諫上以取閩中花

果之擾王黼曰此太平末事不足罷言者謂深使曹花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